

影梅盦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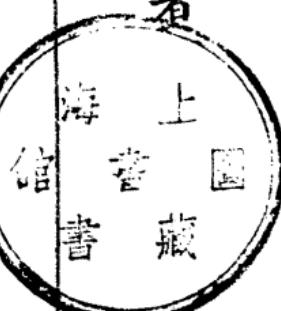
冒襄 辟疆著

上

藏書

影梅盦憶語

附董小宛考



806

萬光書局印行



A541 212 0023 6407B

目 錄

一・影梅盦憶語……………冒辟疆

二・董氏小宛哀辭……………冒辟疆

三・董小宛考……………孟心史

四・冒姬董小宛傳……………張公亮

五・董少君哀辭……………吳箇次

六・題詞……………吳梅村 蘭芝麓

上 海 书 馆  
圖 藏

235380

# 影梅菴憶語

清冒襄辟疆著

愛生於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闇彩。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歎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有豔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遜。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營營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爲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傳也。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復約略紀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鳥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削。不能自傳其愛。何有於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鬚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

(1)

372722

笑瞞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  
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姪。姪死無恨。余生無恨。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  
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  
去金閭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留洞庭不返。名與姪頽頹者。有沙九  
畹楊漪焰。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姪。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姪母秀且賢。勞余  
曰。君數來矣。子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免徑扶姪於曲櫛。與余晤  
面。章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  
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姪年十六。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姪。客從吳門來。  
知姪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遂不果行。辛巳早春。余省觀去衡嶽。繇浙路往。  
過半塘訖姪。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  
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  
韻。盈盈冉冉。衣縠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演弋腔紅梅。以燕俗之  
劇。咿呀啁哳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  
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越旦  
偕我遊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於  
虎疁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

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寶霍豪客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閻門。乘水  
澀舟。膠。去游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休  
子誤矣。前以勢劫去者。賡某也。禁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蓋舉得失。又知  
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母殷勤。以  
凌遲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嘉僻。復長齋。茗椀爐  
香。留子傾倒於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  
護行。皆住河干。瞿瞿欲返。甫黃昏而礮械震耳。擊礮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則  
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鬪。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旦。則姬淡妝至。求謁吾  
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  
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五之辰。耽著。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  
。真得所天。子母辭。余笑曰。天事無此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  
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即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誤  
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畫錦旋。余答曰。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  
。語絮絮不悉記。即席作八絕句付之。歸歷秋冬。奔馳萬狀。壬午仲春。都門政府  
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  
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寶霍門下客。以

勢逼去。先吳門有瞞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觀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疁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鏑戶不見客。余強之止。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闌如。宛轉登樓。到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王五 欲還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使覺神怡氣爽。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寧小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越旦。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傾蓋。眷切不可負。仍往言別。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睇。見余舟傍岸。便疾趨登舟。余異速。欲行。姬曰。我裝已成。隨路祖送。余郤不得郤。阻不忍阻。由游開至梁溪。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姬惟堅以身從。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冰東下。

· 斷不復返吳門 · 余變色拒絕 · 告以期迫科試 · 年來以大人滯危疆 · 家事委棄 · 老母定省俱遠 · 今始歸經理一切 · 且姪吳門責逋甚衆 · 金陵落籍 · 亦費商量 · 仍歸吳門 · 俟季夏應試 · 相約同赴金陵 · 秋試畢 · 第與否 · 始暇及此 · 此時纏綿雨妨無益 · 姮猶躊躇不肯行 · 時五不在几 · 一友戲云 · 卿果終如願 · 當一擲得巧 · 姮肅拜於船窗 · 祝畢 · 一擲得全六 · 時同舟稱異 · 余謂果屬天成 · 倉卒不臧 · 反債乃事 · 不如暫去 · 徐圖之 · 不得已 · 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 · 余雖憐姪 · 然得輕身歸 · 如釋重負 · 纔抵海陵 · 旋就試 · 至六月抵家 · 荆人對余云 · 姪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 · 姪返吳門 · 茹素不出 · 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 · 聞言心異 · 以十金遣其父去曰 · 我已憐基意而許之 · 但令靜俟舉場事後無不可耳 · 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 · 遂不踐走使迎姪之約 · 竝赴金陵 · 俟場後報姪 · 金桂月三五之辰 · 余方出闈 · 姪猝到桃葉寓館 · 蓋望余耗不至 · 孤身挈一嫗 · 買舟自吳門 · 江行遇盜 · 舟匿蘆葦中 · 破損不可行 · 炊烟遂斷三日 · 初八抵三山門 · 又恐擾余首場文思 · 復遲二日始入 · 姪見余雖甚喜 · 細述別後百日 · 茹素杜門 · 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 · 則聲色俱淒 · 求歸逾固 · 時魏塘雲間閩豫諸同社 · 無不高姪之識 · 憫姪之誠 · 咸爲賦詩作畫以堅之 · 場事既竣 · 余妄意必第 · 自謂此後當料理姪事 · 以報其志 · 詎十七日 · 忽傳家君舟抵江干 · 蓋不赴寶慶之調 · 自楚休致矣 · 時已二載違養 · 冒兵火生還 · 喜出望外 · 遂不及爲姪謀去留 · 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

• 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  
• 幾復罹不測。重盤桓鑾江丹中。七月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  
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  
望。衆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鶴難叩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銳心  
• 與姬決別。仍令姬返吳門。以厭責逋者之意。而後事可爲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  
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郡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丹中。適奴子自姬處來  
• 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尚方空在體。謂余不遠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  
• 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狎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  
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於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獲數斤  
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次裂。遙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  
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悉大  
小。三日爲之區畫卒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疁。旋買舟送至吾臯。至  
三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  
• 且即馳書責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宗憲  
舊爲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娓娓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岷崙。東注溟渤。冲濬窮窪。

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頗使會真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僻疆莫能爲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真千古大觀矣·情語云乎哉·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湖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甃大白盂·盛櫻珠數斤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脣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問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齊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點·至霍華難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啻游仙枕上夢幻也·鑾江汪漫爲園亭極盛·而江上小園·尤收拾江山勝概·壬午鞠月之朔·汝爲曾廷予及姬於江口梅花亭子上·長江白浪擁象奔赴杯底·姬轟飲巨巨羅·觴政明肅·一時在座諸伎·皆頽唐瀆逸·姬最溫謹·是日豪情逸致·則余僅見·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生·同沙九畹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

• 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羣美之。羣妒之。獨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鴛鴦湖上。烟雨樓高。遠迤而東。則竹亭園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淺渚層溪而漱灔者。皆湖也。遊人一登烟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曾爲竟日遊。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嚴瀨碧浪蒼巒之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竈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匹練之中。蘸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烟雨。湖字鴛鴦。而二妙采真。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甯但兩越天都嵐翠沾灑衣裙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臯。時侍家君飲於家園。倉卒不敢告嚴君。又侍飲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歸。先爲潔治別室。幃帳燈火器具飲食。無一不頃刻具。酒闌見姬。姬云。始至正不知何故。不見君。但見婢婦簇我登岸。心竊懷疑。且深恫駭。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矢。相從不誤也。自此姬局別室。郤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恆月餘不啓戶。耽寂享恬。謂驛出萬頃火雲。得憩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裙。如蟻無痕。日可六幅。剪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鍼神鍼絕。前無古人已。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

重相覲。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養。當大寒暑。折膠錄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訛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銳鉏。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郤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評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唐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井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大略耳。即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即曩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剗劂工費。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牖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

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書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鑑·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鍼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即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杜茶村曰·閨秀校書鑑賞·唐有薛濤·宋有李易安·濤風塵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真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

史何愧。女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荀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界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縑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爲解頤。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邊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沉香泛。余每誦極瀘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枕捧蛾眉。余一生清福。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謂之橫隔沉。即四種沉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迺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常如水沉俗。一至文

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隔篋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  
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綠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  
鬆竹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  
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縹。半雜鷓鴣斑。可。  
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  
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  
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  
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北境恆打曉鐘。尚未著枕。與姬細想閨怨。有辭。  
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慈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  
粒。起於幽房扃室中也。種生黃香。亦從枯腫朽癰中。取其脂凝脉結。嫩而未成者。  
余嘗過三吳白下。遍收筐箱中。蓋面大塊。與粵客自攜者。甚有大根株塵封如土。  
皆留意覓得。攜歸與姬爲晨夕清課。督婢子手自剝落。或斤許。僅得數錢。盈掌者僅削。  
一片。嵌空鏤剔。纖悉不遺。而論焚蒸。即嗅之。味如芳蘭。盛之小盤。屬燈中色殊香。  
易油粉。好者復從油粉漆中易出。余曾得數塊於汪友處。姬最珍之。余家及園亭。

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早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姪於含蕊時。先相枝。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翦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印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禮點肥紅。則非其所賞也。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賜我翦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淡嫋娜。枝枝具雲卷風斜之態。姪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欄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圍廻六曲。圓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闔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姪手。尤增芳香。蘭十二月發。嘗以碧箋手錄黏壁。去冬姪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梅一株。每臘萬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姪移居香櫞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蕊。惟聽五載濤聲。增耳淒響而已。妹最愛扇。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賦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慢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遜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遯。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靄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熟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李長吉詩云。月漉漬。波煙玉。姪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援。日月。

之精神氣韻光景。盡於斯矣。人以身入波煙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瀨煙。體如白玉。人始月矣。月復似人。是三。是二。覽賈長江。倚影爲三。之語尚繁。至溼耽無厭倦之句。則得翫月三昧矣。

評音。唐茶村曰。絕域名香。童膏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真仙瓊媛。莫可傳誥。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挹琨晨昏。玉臂雲鬢。馥郁於琉璃世界中矣。余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飲以芥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簷香鼓。數莖糲。便足溫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如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姻姑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盂。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鄙觀一斑也。醜鶴爲露。和以靈桂。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瀆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搘。而花汗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蠶。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橙。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盞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於爭衡也。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樣一絲漿。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津。乘涼。坐爐邊。靜看太僕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繫鉗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曬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參製靈桂。以

及釀豉之汁。極精潔以和之。致熟擎出。粒粒可數。而香氣酣色殊味。迥與常別。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既酥。然後削其膚。益之以味。數日成者。絕勝建寧三年之  
耆。然始父春水鹽諸菜。能使螢者如蠍。碧者如落。蒲蘂等簇鮮花野菜。拘葛芙蓉之類。  
無不采入食器。芳旨盛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鹿  
芝味。醉蛤如桃花。醉鱠骨如白玉。油鷗如鱠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鷄如餅餌。可  
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撻。腐湯如牛乳。細攷之食譜。四方邸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  
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心音種蒼梧曰。一匕一箸。異香絕味。使人作蓋續八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喪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擇獵踞城內。  
聲言焚場。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驟散。咸去江南。余  
察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未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謹有燒煙耳。  
老母刑人懼。暫避郭外。留姪侍余。姪爲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課付  
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羣橫自劫。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勢難獨立。與  
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州李宅。  
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逢行需碎金  
無後辦。余向姪索之。姪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

重於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滋十倍。尚不肯行。又過一日。以百金雇十舟。百餘金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湖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爲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近。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垂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盡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爾輩無恐。明是中國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捨行奉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與輪。三鼓時以二十金付沈姓人。求雇二與一。事。夫六人。沈與眾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信榜人募與夫。觀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得。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遇礁維艤。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少路六七里。竟通城。余急命鼓檣至岸。所募與車三事。恰蒙俯仰七人。餘行。攀株援柳。盡棄舟中。頃刻抵參宅。衆始歎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爲奇中也。大盜知余中道。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爲余護發行。率人口。盜蹤散去。而未厭其志。憤江上法網不到。且值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達人論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

而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載我於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之中攻之。安可得哉。然近湖洲人。名雖相衛。亦多不軌。余傾囊召聞。莊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齊心於莊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於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日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莊後竹園深菁中踏跡出。雖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遠跋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厥。計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轎。星馳至五鼓。盡城下。盜與朱完之不軌者。果知余全軍已去其地也。然身脫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愛盡失焉。姬返舍謂余。當天難時。急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即賴連不及。死深蔭中無微也。午節送吾廬。稚金革與城內集鏡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個月。殘臘爲四點。寒幕隨家君之督潛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因歎姬明大義。達權變如此。讀破萬卷者。莫是哉。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崩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婢雜沓奔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瞞。此番決計。置生死於度外。屬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閑。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即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追攜李。難髮。之令初下。人心益惶惶。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敗。不似家

國・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託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母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俟君回・脫有不測・前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命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一月徙・或一日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痔瘡・至矣盡矣・秦溪蒙難之後・僅以繫仰公而免・維時攀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貝・靡孑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即襪被不辨・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旣・與高足共寢臥胥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工親及家署返舊寓東余則感寒・痢瘧發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鋪・爐燼垂節・無藥缺攻補・且絕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闊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意歸家園・暫棲海陵・湖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邊・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次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

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一湯藥，一日夜。不至瘞穢，皆接以目鼻。細審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顧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足以深我之破顏。金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諷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憮憮如蠅，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願代假一息，以娛我心。內上牋，猶夫子，小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而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託？憇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颶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廬舍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瑟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半黃鶴睡。余背貼帷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歎歎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進余知之亮矣。然君之心，豈闕踰於愛君，非鬼神讚歎屬避之身也。異漢有知，定加默祐。但人情多當此境，毒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敝屣萬有，逍遙物外，撫母齋此歸此語。噫吁嘻！金何以報姬於此年哉。姬斷斷非今世凡女子也。

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墜文姬綠珠，莫可鍾教。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終保玉顏無恙。首邱繡闌，復得夫君五色彩蓮，終垂青朽，不孰謂其不丁亥謹口錄金：太行手盤，機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蠻蟠。惟享夜焚三紙，告聞帝

君於此抱寄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平語。嘗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冀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鏽金時。不擣汗未末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己丑秋。疽發於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來訣時。惟願以伊弗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侍也。姬之生死為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參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患。曾聞齊季。萬祀并。歎。歎。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帝君前。壬午名運甚劇。持着籤首第一字。得懺字。蓋懺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即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若素歸。虔奉於虎頭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遂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數。詎奈何而訪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我當爲爾二人。合下於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娘愈疑惑。且慮余見此籤中解。憂形於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以癡心連理。吾天無閼閻帝諸君。到底本諧也。斯刻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逆年。嘗喪相憶之畔。邇

憶字之奇。呈驗若此。姬之衣飾。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跳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真宣爐。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鏽摹頗妙。越一歲。剝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真死後。憑洪都客遠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境尋長恨再譜也。姪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頤。或醉夜焚香。細細手錄。閭中詩史減牘。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三日。即爲余抄寫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深作悲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一夕夜和衣於範。不寐。忽驚。余不堪。年續。余挑燈入見。皆未爲寐。擇余。叩之。焚去。遂失其稿。一傷哉。雖異識。齊嚴。殆以是酒裏遺也。客春正月。余欲重去。置管。夢訪憲難。相極諸友。陞都上。爲同社所送。詩余。正與耳。諸名流咸爲賦詩。樊恭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嘗篇詠昌宮。不逮此綱。恭常云。子不有誰。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西亭。館舍已卯。辭恭。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詩應之。未即言。筆。始。如。圓。吹。之。首。簪。文。入。解。穿。子。以。果然。名士。耽。顧。城。三。子。皇。之。大。婦。洞。軒。亦。簪。尾。皆。孝。威。之。人。莊。樹。間。殊。清。意。婦。來。花。下。御。罷。文。之。愁。情。之。珊瑚。架。筆。香。印。扉。以。著。富。名。山。鑿。遲。等。仙。期。芝。錦。瑟。峨。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神。謀。之。君。今。四。斗。能。高。舉。富。



# 附錄一

董氏小宛哀辭並序八次。與其詩集。續集合刊。其卷之二。計有詩文。

嗟乎。小宛。自壬午歸副室。余與子形影遠離。九籥。斧。辛卯。歎藏。二相。長逝。幽渺。者已踰赤十有五日。青天沈。碧海竭。陽朔晦。慈洲缺。梅魂轉。幽蘭啼。鶴鵠夢。實杜鵑接。此六十五日中。如冲千日酒。如行萬里雲霧。如逐宿百骸散矣。又荒荒然如纏縛。難扯。與嘲饑之莫得。墓附絳。拔若創痛。殊不知從古今世。豈有閑無境。羣者。嗟彼宋玉。亦有安仁。屢欲辭。葬子。生平。葬爲誄。戒歌詩。以吊之。落葉則萬蝶。雜沓。輕飄縹糾。無結。不還理。誰往。筆花凝於血淚。素面。敗繁華。謂瓦立頤。隱寒窓。不進城。文久。今子幽房。浩感。素旆。將凝。蓬下。聞。二月之暮。同。安香。魂。蒼。淪。許。柔柔。自。令。以。雖。棺。冥。挺。窮。三。白。日。不。朝。青。松。爲。潤。矣。能。終。無。一。言。以。酌。祖。道。嗟。母。孙。婉。定。諱。志。董。一言。殫芳心於九歲。非余愛妾。乃余之靜友也。余生平自負才識。雖浪得浮名。究竟未有殊遇。肝膽和盤。鬼神察。許。人。翻。以。太。行。見。阻。獨。子。先。證。圣。誠。然後。擇。深。信。之。精。闡。闡。檢。始。以及。流。難。患。難。疾。病。死。喪。不。渝。其。志。子。非。僅。余。之。靜。友。實。余。之。胞。叔。鍾。期。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而。不。憾。者。故。與。子。至。情。可。忘。至。性。不。可。忘。余。就。可。謂。金。石。不。

可捐。然終色變。蕙樽無慕第。豈枯管遂生精神哉。乃余欷淚溯洄。有不憇得之者。皆  
聞。有深意失之子者。誠然無間。不復知天地間有何美好者。雖然瞿然。似傷有負於予。  
予後不以儀爲貞女者。血絲一縷。倒爲張河。於是辭楚挽秦。唱燭蕭何。徘徊爲之辭曲。  
言。輕裘酒食。小舟樂妻。此吾一語也。余至平日月大船。歌歌聲聲。淡黃  
古衣編著已卯。應制白下。不時若流。歌翻翰子夜。雙城時矣。競譽芳姿。招招我範。  
鶯燕參差。九月鞠船。浪遊莫越。半塘秋好。三訪明月。調庭霜綉。紅紫留人。鑿我  
迴惄。相思無因。興盡將還。日晚半見。薄醉甜鄉。驚回婉變。小立曲闌。蘭雲半捲。  
一燈視媚行。一塵變微。唾玉色凝春。朝霞和雪。海棠欲睡。朱言旋別。守時共醉。亦  
微憐吾。我歸搖曳。寸心饑驅。聞去西南。兼遊白嶽。車輪空載。童達夙約。桐橋接  
嬉游。鴉劇黃昏。蕭蕭數言。驟許姻盟。轉訝嬌癡。相視而笑。豈繫懷誠。靜觀我妙。  
井水不涸。誠心匪席。乏死靡他。金夫趙貴。虎嚬北固。秦淮鑿江。勞勞往來。猶買  
孤艤。底勇盜鋒。檣櫓舟发。零音弱影。倩誰抱翼。小曾觀畫葉。並聽桃繁。如鳴鸕鷀。  
如魚鱠鱠。劉蕡下第。菜戲親閑。子來我辭。彳亍空歸。閉影自誓。羞滑郤嘗。可  
憐秋暮。蝶紗禦霜。事不如意。十有八九。疇知儻轍。翻屬吾友。不有鴻公。熟起陷  
阱。袞袞橫玉。黃衫相映。葛籐中劃。宛載湘煙。樓船唱別。共羨神仙。滿願偕余。  
澹情裙布。只此素心。無端靈悟。管絃卻御。冥契鍼神。女紅小暇。泓穰獨珍。精理

茗香·佐鈔詩史·咸通徵意·時出芳旨·碧拔篆鼎·元披圖畫·瓶花絕慧·雲龍煙亞  
·曠譚山水·品藻人文·論今追昔·見踰所聞·旁及餘食·膏紅露碧·桃凍瓜凝·秋  
當蜜漬·瑣瑟米鹽·廡下春鑿·偶經部署·統循條貫·適豐適儉·不詭不驕·誠故和  
惠·人益天陶·老姑旭日·大婦水乳·上下內外·有憾咸補·我心所嚮·追的控強·  
遲疑未發·巧得先·會見子無·未必我有·不時相需·皆在左有·一枕松濤·周圍  
芍藥·窈窕清潔·閨茵房藥·酣春燕坐·草碧忘言·祕搜女遂·麗藻纖翻·桂影露華  
·夜天五砌·紈扇流螢·接景生媚·撲巢遠古·湧月漣漪·塞枝泛碧·清賞鍼礪·所  
少憾我·不飲不穿·善爲解嘲·鬢綠抗席·密娛靜嬌·匪夷所思·私語仁義·鬼神不  
如·所謂此樂·塵世無兩·老死是鄉·庶極幽享·慘罹奔陷·身爲衆鉅·嚴君竄跡·  
挈妻將母·澄江秦海·兩值盜兵·倒囊肱篋·電迅雷罰·殺掠女男·攜二十口·僚僚  
孤肩·顛連子獨·德音舊董·猶能秘藏·覩爲抱負·身與存亡·緣力莫瞻·逼側悲鄉  
·風規大義·自比微塵·脫有不測·深身江海·鋒鏑涂生·捐棄無悔·骨肉重集·我  
病奄奄·灰心柴骨·面瘠如拳·忽漫雪窖·溫以綿體·忽繞火輪·沃以秋水·劍攢苦  
刺·麾撫橫陳·僵尸永夜·幕屬其身·百五十日·衣不解帶·力竭精進·孤生蠟燭·  
雨泣風啼·林荒鬼廟·苦歷殊境·並肩寂照·天祐歸來·萬有敝屣·物外人外·競影  
可倚·重整窗岫·大隱深閨·白雲閒閒·繚繞雙接·舊月舊花·載觴載詠·細字淺笑

·儼形玉鏡·末世賤噦·聚泡羣洽·喜我菜辱·順彼鋒俠·才房潛聽·時伺齋酬·  
嘻嘻笑言·夜與討求·深更客至·必藏斗酒·銀雲掃拂·篝燈坐守·我本握瑜·人詣  
為環·我本無垢·人巧於汙·惟子有言·不妨為旨·不妨為缶·神龍無首·尤不易得  
·兩間同心·釀蜜融花·和瑟調琴·天壤之間·乃有斯境·匪由強合·各鍾淑性·凡  
事未起·先與消融·即靈形迹·冥漠為容·太行千盤·遇子夷險·喜人魑魅·遇子不  
魔·元和純氣·誕德與才·偕之逍遙·悠哉優哉·轉思惡夢·幸得暫時·一室三人·  
不喜自疑·痛定痛生·病篠增病·三載營蟠·逢彼梟獍·血下數斗·痘發於背·迷惑  
殷憂·相視昏憤·鑠金不扇·露筋長宵·視於無形·察其所苗·子之救我·剜心剖肺  
·我之役子·衆形百態·只慮我斃·子失所天·瀕死瀕生·劍合珠圓·拮据瘁瘡·子  
抱小極·神疲環應·多事少食·夙嬰驚悸·肝膽受傷·恒於春半·雙削肌香·禡觸風  
寒·季夏十七·次哉沉縲·遂成疾疾·痰湧血溢·五內崩春·虛焰上浮·熱面霞烘·  
轉於扶侍·益憐愁焦·隱痛茹荼·冀終欣愛·釐岑雜接·無補真攝·長夜牽感·朝起  
內忍·移居靜攝·舉室含悽·禿衫僂簪·猶掠豪犀·位置黃花·澹妝迷影·頻移絳蠟  
·詳審遜靚·子雖支吾·余懷深恫·環步迷漫·繁思惄懷·恰逢小試·攜兒耶闌·屢  
趣我行·經月乃還·三日細緻·平安頻報·豈知首飾·慰我焦躁·初臘馳旋·外眼一  
見·脂玉全削·飄姚倩徒·一息數嗽·嬌喘氣幽·香噴粉碎·糜勺不流·火灼水枯·

脾虛肺逆。呼吸泉室。神猶姽婳。無可救藥。展轉尋生。追維既往。孰懨逢屯。愴淹  
除夕。痛捫心未。情海沸枯。始求利割。涕泗把爭。永訣至言。老親二子。兼育幼昆。  
君之一身。關係最大。勿以瑣瑣。遂爲君害。我不忍死。君不可病。我死君病。誰  
嫋溫清。微身等金。微言等歲。身不能生。言猶足存。我自如電。鑒君一線。捨共隱  
微。相觀冥善。所恨夭折。未覩鵠昌。巔峻海深。君恩難償。萬頃寥廓。魂去何之。  
儻不飄散。靈旗四隨。七尺之外。閭需一物。衣繡簪屨。耳邊誦佛。乃踰元旦。意寂  
聲杳。小有問答。不語銷魂。翌辰俛首。一綫再訣。昨擬速去。愛根斬絕。履端獻吉。  
椒筵承歡。圓圓堂上。忍令撫棺。以此彌留。苦牽一宿。求見慈尊。即暝吾目。泣  
訖老母。恐增淒傷。始與遲迴。竟日相望。燈檠冷翠。人忽遊僵。悲極碧落。慟到黃  
泉。西河九鈞。東海三芝。匪彼神人。誰與子醫。許乎之年。纔踰二十七。相從幾何。  
九歲瞬息。中多顚沛。剛好四年。四年倒極。準當十千。十千贐異。全化彩雲。子  
歸處。我誰與羣。翼鳥迷雲。比魚失瀨。朝不辨明。夕不省昧。忠孝兼才。尤多隱德。  
施與無厭。解衣推食。稱童千金。鮮溢杪忽。周施百。細入毫髮。戚友聆風。歡  
爲宜婦。家人佩暖。此之溫胸。澹泊豐厚。理享遐年。胡爲脆促。存亡揆前。世哉半  
言。不忍我病。我不可病。我甯可死。我不可死。今子獨死。曾子之死。生趣澌盡。  
有求不得。有意誰循。象高隱篆。免失香。簡編飄散。零落都梁。孤松長號。黃梅。

結蕊不芝焚蕙歇。鸕鷀自毀。淚灑香齋。痛披筆臺。細織十層。唐詩百幅。滿目手澤。  
• 珊瑚琅玕。青底凝怨。如環無端。照卑埋光。連城碎玉。時不寧遊。爲金爐韜桂。荆  
妻莞蕘。老母悄悄。姊姑垂矜。汎澗相弔。翼蓬無端。結想不夢。靈有與無。何從幽  
洞。嗚呼痛哉。嗚呼傷哉。春草方生。綺羅竟盡。琴瑟在御。皋途將殯。省臺有池。  
有庵有籬。上陰五粒。下生連枝。桃花爲泥。黃絹爲辭。雖難血胤。永壽豐碑。  
哀文積於胸臆。六十五日。兩日夜成。凡二千四百言。二百四十韻。從來悼亡。無  
此支離繁縟者。孤燈自讀。淒風溟雨。悲音起簾櫳。振林木。能令搏黍巧嘲。化爲空  
帝精魂。抑使庭下香雪數十株。咸聞影零英。泥爲塵土。嗟嗟。眷倩之神傷矣。文通  
之才盡矣。亡妾有靈。應憐余報知酬德之一念。而世之讀此者。當知登徒子非好色者  
也。冒舉。

舒澐謹按：影梅菴憶語序云：「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復  
約略紀其概。」又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云：「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  
解。詳辟疆憶語哀辭中。」可知哀辭之作。實在憶語之前。坊間刻本影梅庵憶語未  
輯錄哀辭。世遂以辟疆先生寫小宛夫人生前瑣細至詳。獨詳其病革彌留情景。而  
有入宮之說。茲從家刻本樸巢文選中抄錄哀辭原稿。以明事實。而了此一段公案。  
也。

長州韓菼撰冒潛孝先生墓誌銘云：「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葉渡。以會六君子諸孤。一時名士咸在。」又陳其年（維崧）冒辟彊壽序云：「維崧猶憶戊寅己卯間。而懷寧有黨魁居留都云：時先人與冒先生來金陵。飾車騎。通賓客。尤喜與桐城嘉善諸孤兒遊。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爲諸先生所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文中懷寧即指阮大鋮。又吳偉業梅村文集冒辟彊壽序亦云：「往者天下多故。社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列擅坫。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揚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覆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當時復社幾社諸子列名作留都防亂公揭攻擊阮大鋮。連署者凡一百四十人。共議推東林子弟無錫顧端文公諸孫果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黃宗羲。列次第。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沈壽民及辟疆先生等均依次署名。大鋮以是遁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此崇禎戊寅秋七月事也。」

明室歸隱。先生歸隱水繪園，一時志士被名捕者，視如皋爲複壁大隧。「四方賓至如歸」，聯鑣方軌，殆無虛日。自所稱四公子外，若東林幾社復社諸先達故人子弟，及前後館閣臺省，下逮方伎隱士，繩羽之倫，來未嘗不留，留未嘗不輒去，去亦未嘗不復來。而聞風向慕者，則又神交色動矣。」（語見冒巢民先生傳）先生大節挺然，終身不求仕進，累以山林隱逸博學鴻詞徵，皆不應。雖窮困偃蹇以終而不屈也。長州韓宗伯誌其墓曰：「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

又謝國楨顧寧人學譜據祁縣志云：「是時關中人才獨出，而學風亦最盛，名士好客之興，不亞江南。其時有戴挺楓仲者，號符公，祁縣人，甲申後無志仕進，居丹楓閣，著書操選政，錄板數十種行世，一時名滿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名士薈集，海內名流，聚集之盛，南方則冒氏水繪園，北方則丹楓閣。」

## 附錄二

### 董小宛考

孟森心史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因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無道於此。

凡作小說。譬如結撰可也。倒亂史實。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并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董小宛之歿也。在順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蓋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是爲清太祖天命十年。國號後金。未定名爲清也。越十四年爲明崇禎十一年戊寅。清太宗於是年之前一年改元崇德。始建國號曰清。於此爲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時。世祖始生。而爲小宛之十五歲。

東其年湖海樓詩。壽賈巢民先生七十云。先生庚子屆五秩。我適來捧金屈卮。婁

東作序字枕大。研練鍛上蟠蛟螭。十年庚戌再祝嘏。合肥夫子爲之詞。花前秃筆  
掃屏嶂。酒痕墨瀋交淋漓。今春庚申又七十。佳郎賄著璇爛嬉。據此則巢民生於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至順治十七年庚子爲五十。康熙九年庚戌爲六十。康熙十  
九年庚申爲七十也。庚申之前一年己未。爲清代第一次開鴻博科。其年以是年入  
翰林。巢民之五十壽言出吳梅村乎。六十壽言出龔芝麓乎。七十壽言乃出其年乎  
。正其年入翰林之次年也。梅村壽文今見集中。巢民至八十三而終。八十壽言出  
韓元少手。亦見有懷堂集。

由庚子上推順治七年庚寅。爲巢民之四十歲。巢民憶小宛之情詞具在影海菴憶語  
。憶語云。客春三月。欲重去盜宮訪憲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  
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藝奉常獨譜姬始未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  
。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綰合已卯醉晤壬  
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即下筆云云。又曰。詎謂我脩危之辭  
。乃姬善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註奉常詩。蓋至  
遲之今日。當以無淚和糜餉也云云。據此則巢民之作憶語。在庚寅四十初度之明  
年。爲順治八年辛卯。

憶語又云。客歲新春二日。即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

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憚。即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云云。所云客歲。即是庚寅。所云今歲。即是辛卯。新正二日長逝。其確證如此。

憶語又云。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行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養。當大寒暑。折膠鏘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枘鑿。至於視衆仰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郤之。不以殉。洵稱異人云云。

此處又可證小宛之死爲元旦次日。巢民記其彌留之狀。並記其殉物。此爲天死於家。絕無影響。異詞可供據攏也。巢民之婦蘇氏。與巢民同年。見梅村藝文。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歲。晚見於張明弼所作小宛傳。又余培心板橋雜記云。小

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張余皆記小宛之年。澹心尤記其死因。蓋由於勞瘁。蓋亦從影梅菴憶語中之詞旨也。然據憶語則當得年二十有八。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爲清太宗崇德三年。南都鄉試。巢民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盛稱小宛。巢民初未過訪也。至下第後。送其尊人入粵。乃至吳門。時小宛已移居吳。巢民與之相見於半塘。是爲識面之始。是年小宛十六歲。清世祖則爲二歲。巢民則爲二十九歲。

己卯應試南都。從吳方侯諸公聞小宛名。見張明弼所作傳。憶語則云。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閭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留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憚。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子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花徑扶姬於曲櫨。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嬪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云云。據此。則小宛之年。當以巢民所自記者爲信。是年當止十五。否則當死於順治七年庚寅。總之與憶語不合。故斷爲小宛死於二十八歲時也。

巢民記與小宛相見情狀如此。則張傳所云。方候吳諸公稱小宛。而巢民不信。因不訪小宛。小宛則時時從人問巢民。及半塘相見。連稱巢民爲異人。異人。皆未免過爲妝點。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小宛病中再晤巢民。始有委身之意。暨從至南都鄉試。九月七日榜發。巢民中副車。十月至潤州。謁房師鄭某。乃聞小宛歸冒念切。生死以之。某刺史任黃衫押衙。而負累轢轔。事已決裂。旋得虞山錢牧齋。聞訊而來。以大力斡旋。三日爲之區畫立盡。以十二月望。送至如皋。巢民不敢白其尊人。居之別室。四閱月乃歸。蓋在十六年癸未之春矣。是爲小宛之以十九歲歸於冒。二十歲始與夫婦同居。時巢民爲三十二至三十三歲。清世祖爲五歲至六歲。清太宗以癸未歿。世祖六歲嗣位。明年改元順治矣。

憶語云。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毗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寶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暱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刲出復納入。余至。張網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云云。巢民當辛巳壬午之間。嬪陳姬。訂嫁娶甚堅。自己卯晤小宛。彼此初無意也。此陳姬在憶語中於辛巳早春相識。

· 審其蹤跡 · 當即陳圓圓 · 以無預小宛事不贅 ·

又云 · 是晚壹鬱 · 因與友寃舟去虎疁夜遊 · 明日遣人之襄陽 · 便解維歸里 · 舟過一橋 · 見小樓立水邊 · 偶詢遊人 · 此何處 · 何人所居 · 友以雙成館對 · 余三年積念 · 不禁狂喜 · 即停舟相訪 · 友阻云 · 彼前亦爲藝家所驚 · 危病十有八日 · 母死 · 鑄戶不見客 · 余強之上 · 叩門至再三始啓戶 · 燈大闌如 · 宛轉登樓 · 則藥餌滿几榻 · 姬沉吟詢何來 · 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 · 姬憶 · 泣下曰 · 翳君屢逼余 · 雖僅一見 · 余母恆背稱君奇秀 · 爲余惜不共君盤桓 · 今三年矣 · 余母新死 · 見君憶母言猶在耳 · 今從何處來 · 便強起 · 揭惟帳審視余 · 且移燈留坐榻上 · 譚有頃云云 · 此時情景 · 決其於己卯初見時 · 非有深契 · 益證張傳之不免附會 · 所云藝家 · 當即后父周奎 · 時思間田貴妃之寵 · 選色於吳 · 萬盡思宗 · 圓圓去 · 而小宛獲免也 · 後吳三桂之得圓圓 · 卽得之於周邸 · 至巢民之眷圓圓 · 更有紀載可憑 · 陳其年婦人集云 · 姑蘇女子圓圓 · 字畹芬 · 庾家女子也 · 色藝擅一時 · 如皋冒先生常言 · 婦人以姿致爲主 · 色次之 · 碰碰雙鬟 · 難其選也 · 蕙心純質 · 澄秀天然 · 生平所覩 · 則獨圓圓耳 · 據此 · 則巢民之傾倒於圓圓 · 少日風流可想而知矣 · 又云 · 壬午清和晦日 · 姬送余至北固山下 · 堅欲從渡江歸里 · 余辭之力 · 益哀切不肯行 · 舟泊江邊云云 · 又云 · 偕登金山 · 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云云 · 此爲壬午四

五月間事。

又云。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迫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料理一切。且姪吳門責逋甚累。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婦無益。姪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姪肅拜於船牕。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憤乃寧。不如暫去。兼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諭憐姪。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竟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姪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姪返吳門。若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踰走使迎姪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姪云云。此爲壬午五六月間事。明南畿設提學道二。江北學道署在泰州。江南學道署在江陰。清初尚沿之。巢民就試海陵。應是年科試耳。又云。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閑。姪猝到桃葉寓館云云。又云。場事既竣。余安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姪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姪。

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云云。又云。七月。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即詣。舟抵郭外。撲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返吳門。以厭責逋者之意。而後事可爲也云云。此爲壬午八九兩月間事。

又云。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尚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於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襪數斤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縉紳。下及市井。纖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疁。旋賈舟送至吾臯。至三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且即馳書責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宗憲。舊爲

禮垣者。與有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漬而成也。云  
云。是爲壬午十月至十二月間事。是年仲春因訪陳圓圓不遇。而改覓小宛。遂堅  
訂歸冒。至是歷十月。故言越十月願始畢也。

賴古堂尺牘。錢謙益與冒辟疆云。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天下士。不虛所  
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閨  
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  
光先生所謂。驚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駢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  
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抑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  
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慕睨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  
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此札不入汪東山所刻牧齋尺牘之中。今刻  
補遺乃入之。詳其文義。尚是一面之後。初通書問。且於巢民誤中副車。方作慰  
藉之語。知必係周旋小宛事之後所通第一書。即憶語所謂撰宗伯書娓娓灑灑者也。  
觀書末有花露海錯致謝嘉貺。則虞山之好事。亦冒氏有以求之。又言歲晚清福  
。則作書時必已在臘月。至書達時爲月之望日。可知其必爲十二月之望也。  
小宛至冒氏。先居別室。四閱月乃歸與嫡同居。則在癸未之初夏矣。

崇禎十七年。即清世祖順治元年春。流賊入京師。莊烈帝以三月十九日鑑死。四月望

後。確信始達如皋。一時駭走。時南都方議擁立。宏光以五月朔即位。而冒氏亦以五月五日遁其居。中秋日巢民入南都。別小宛五閱月。歲杪回里。挈家之父嵩少公江南糧儲任所。旋即流寓鹽官。是年小宛爲二十一歲。巢民三十四歲。清世祖則七歲也。憶語云。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乏司命者甚懦。豺虎猙獰踞城內。聲言焚劫。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竈有炊烟耳。老母荆人櫂。暫避郭外。留姪侍余。姪扃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羣橫日劫。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洲朱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逼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姪索之。姪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於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姪何暇精細如此。又曰。午節返吾廬。椎金革與城內梟獍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姪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云云。據此。則甲申殘臘。巢民回里挈家。憶語即接寄居鹽官。似尚爲甲申年内之事。又按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銘。甲申復補漕

備。而南北之變起。公於是不復仕矣。夫南北變起。正謂和議決裂。偏安之局無成。蓋宏光時猶稱清爲北朝。而明以南朝自居也。嵩少之任糧儲。蓋已無意仕宦。以挈家赴任爲名。實則寄居鹽官。證之各家詩文。當在高傑亂時。說詳下。

宏光乙酉。清順治二年。五月破南都。巢民先奉父移家鹽官。依死友陳梁。與小宛頗事文藝。小宛著蓋艷。不廢娛樂。至南都破後。清兵復下江浙。亂離奔走。聞百日復返鹽官。九月而巢民病。自冬徂春乃已。冬至後渡江北歸。暫棲海陵。以養疾焉。是年小宛爲二十二歲。巢民三十五歲。

陳其年嵩少冒公墓誌。時江淮盜賊蠭起。皋邑城外則竈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大日夜不絕。公度無可如何。則率家屬而依鹽官之陳梁以居。陳梁者。公子死友也。梁當未與公子交時。則已從公遊矣。據此。則率家屬往鹽官。實爲嵩少之意。江淮盜賊正指高傑輩。吳梅村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中有一首云。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逼渡頭。鋏合金釵潭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可以證之矣。又梅村詩題下小引。亦有高無賴爭地稱兵語。皆指此。

黃梨洲弘光寶錄抄。高傑以乙酉正月十三日爲許定國所殺。其逼揚州也。在甲申九月間與黃得功相攻。嗣是督師史公恆爲高傑所脅。江北騷然。冒氏挈家避之。

正在甲申之冬。若至乙酉正月傑死以後。梅村不應言高家兵馬矣。或以梅村此詩  
疑小宛先爲高傑所得。後乃由兵間流轉入燕。則又未知傑死在乙酉正月。而小宛  
之著書侍疾。世所豔稱之跡。皆在乙酉正月以後也。

憶語云。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  
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蠶。其書之瑰異精祕。凡  
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鍼神才藻。下及蟲魚鳥獸。即草  
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  
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讎。工  
以終姬志云云。按乙酉五月以後爲喪亂。九月以後又有疾厄。觀下文自明。此  
節雅興必爲乙酉春夏間事。

又云。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奔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  
雜沓奔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覈。此  
番決計置生死於度外。扃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閼。兩親又不能  
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即  
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住。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夫  
兵迫孺李。難髮之令初下。人心益惶惶。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

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予託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予自裁。母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俟君回。脫有不測。前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一月徙。或一日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禾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瘡瘍。至矣盡矣。

又云。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畜玩物及衣具。靡孑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即襍被不辨。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既。與三兄共裏臥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瘡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爐燼桑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沈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更得間關破舟。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閏冬春百五十

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邊・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承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顧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顛・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諱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曆如蠍・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刑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託・更憇病廟中・長夜不寐・禁風飄瓦・墮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登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齁睡・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歎歎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歎君之心・實踰於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佑・但人生處當此境・寄慘異臉・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吳日幸生還・當與若敵屣萬有・道遙物外・漸忘此際此語云云。

按憶語僅言避兵・其實當時並避仇・吳梅村題董白小像又有云・念家山破定風波  
• 郡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報夫婿病愁多・阮司馬指阮大鋮也・又

其小引云。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逃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據此。則以權家與亂帥並稱。阮佃夫與高無賴駢舉。同指爲奔逃流離之原因。此可知甲申冬間之情事矣。

又梅村冒辟疆壽序。甲申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修舊鄰。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逸而免。又侯朝宗年譜。甲申阮大鋮復逮捕公。公渡江依史可法於揚州。乙酉省司徒公於徽州。假道宜興訪陳定生。阮大鋮廉得之。就定生舍逮公。大兵下江南。弘光出奔。明亡。公獄釋解云云。以其時考之。乙酉之春。阮禍方急。鹽官所投者爲死友陳梁。當南都未破以前。巢民蹤跡不敢自暴。非尋常避難之比。以故深居簡出。與小宛怡情翰墨。迨五月後。則仇解而兵迫。乃真避亂時矣。

梅村小引又云。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遑恤其勞。此即撮敍語憶中詞意。張明弼董小宛傳。甲酉崩坼。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屢危九死。姬不身先。則願以身後。甯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云云。此亦敷衍憶語而爲之。世乃以其中甯吾身死耳句。寧使兵得我句。遂生無數疑團。豈知小宛之侍疾等事。皆在此後。張傳明言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云。

云。則文章本甚明白。甚矣好事者之故生支節也。

是年巢民由鹽官歸。渡江暫住海陵。以如皋方亂之故。東華錄。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癸巳以後書。漕運總督王文奎奏。如皋賊首於錫凡劉一雄等。久聚江海。爲總兵官孔希貴蘇見樂所擒。如皋一帶悉平。癸巳爲十二月十五。東華錄所謂賊首。即明之所謂遺民。如皋兵事至歲杪乃有平靖之奏報。則可知冒氏於是冬逗遛海陵之故矣。

順治三年丙戌春。巢民病未愈。至春暮乃起。是年小寃二十三歲。巢民三十六歲。

憶語無涉及是年事。惟巢民以乙酉深秋病。自冬涉春。歷百五十日乃愈。則知以是年春暮病起耳。世傳小寃爲清豫王多鐸兵間攜之入宮。多鐸下江南。乙酉五月破南都。六月即入浙。十月班師還京。小寃之事巢民事蹟。固多在是年之後。即世言孀婦劉三秀事。傳者明謂其入宮。亦絕非豫王所掠致。豫王以二年十月還京。即不再南下。六年遽卒。三秀事。據過墟志。亦至李成棟叛後。隨李家屬送南京。鄉曲流言。固多不足信也。

順治四年丁亥。巢民遭蜚語幾殆。夏復病。歷兩月而解。於是江南多事。故明遺老多有起兵受禍者。是年小寃年二十四歲。巢民年三十七歲。

憶語云。丁亥讒口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早夜

焚二紙告開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許。驟零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姪當大火錄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

按東華錄。丁亥四月辛卯。江甯巡撫土國寶奏。蘇松提督吳勝兆謀叛。五月己酉初。故明廢紳侯峒曾等。遣奸細潛通偽魯王。爲柘林遊擊陳可所獲。中有偽教一道。反間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等。事聞。覺其詐。於是諭江甯等處昂邦章京巴山張大猷曰。爾等鎮守地方。遇有亂萌及奸細往來。嚴察獲解。具見爾公忠盡職。大學士洪承疇巡撫土國寶皆因致力我朝。故賊用間譖誣陷。總兵吳勝兆。監生奸細謝堯文供稱。嘉定縣廢紳侯峒曾子侯懸瀟等。具逆疏付堯文。潛通魯王。稽考即將奸細謝堯文窩連之孫稍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學士洪承疇操江尹太保錦嚴行審究具奏。己未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故明推官陳子龍。陰與奸魯王部院職銜。結連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以上皆丁亥四五月間事。其侯懸瀟之疏。被獲於四月初四日。亦見東華錄中。懸瀟後亡命。投揚州天甯寺爲僧以死。法名圓鑑。梅村詩話載圓鑑詩。不敢舉其故名。但稱爲練川大家子者也。

順治五年夏，老齋亦於丁亥三月晦日，被急徵至江甯下獄，旋釋之。巢民與遺金之口所由來歟。

順治五年夏，老齋初定，小宛有製金條脫以慕天上流霞事，蓋稍自寬矣。是年小宛爲二十五歲，而三十八歲。

憶語云：「老母歸。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脫墓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盆真靈爐。款式佳絕。請以覆斗對乞巧。鑄墓頗妙。越一歲。銅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空私語。乃太真死後。憑洪都客遠寄明皇者。當日何以卒書。竟令長恨再譜也。」

順治六年己丑秋。巢民復病疽。閱百日乃瘳。小宛以三侍危疾。爲諸家傳狀詩文所艷稱。蓋至是尋乃事矣。是年小宛二十六歲。巢民三十九歲。

憶語云：己丑秋。疽發於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述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侍也。姬之生死。爲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按小宛侍巢民哀集四唐詩。當創始於是年以前。至遲亦必在是年。憶語云。余數

年來欲裒集四唐詩。云數年來則小宛以辛卯正月二月死。憶語即成於辛卯。知裒集之事。必不始於庚寅。又云。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尺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坐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巢民是年秋病疽。而重書比翼連理之條脫。據上邊。在今年七月。則病在七月以後。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二日即爲詩識。如明年是日之癸徵。先是冒氏雖歸里。而尚往來於鹽官。至是年六月。乃長去鹽官。龔芝麓在南中與諸名士爲巢民稱壽。篇什甚富。無不兼美小宛。三月杪。巢民又得凶夢。亦兆小宛之死。小宛與巢民論學。有論後漢陳仲舉范郭諸傳事。並爲買侍兒吳扣扣。是年小宛爲二十七歲。巢民爲四十歲。

憶語云。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頴。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閑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日。即爲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云云。和七歲女子詩事。已見前。又云。客春三月。欲重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時。龔奉常云云。事亦具前。他如菌次之自昔文人稱孝子。果

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孝威之人在。樹間殊風意。婦來花下卻能文。心甫之珊瑚筆架。香印屨。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紫紅。仲謀之君今四十能高舉。羨爾鴻妻佐春杵。吾邑祖徳先生韜藏經濟一樸巢。遊戲鶯花雨閣和。元旦之蛾眉問字。佐書情。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脩危之辭。乃姬誓基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註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隃糜也。按小宛於乙酉撰奩艷。至是爲顧夫人借閱。與龔奉常極讚其妙。憶語所謂客春。即此時事也。已見前引。

又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闈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恩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韵荆人。不答。復遍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問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尚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職。

又云。猶憶前歲。余讀東漢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陳其年吳姬扣扣小傳。今年中秋

後二日・綺歲正十九・先生將爲飾孔翠・傅阿錫・備小星嘉禮焉・而先期一月・  
姬逐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哭之慟・據此・則扣扣歿時・年正十九・又曰・先生  
曰・姬八歲從父受書・習戈法・英慧異常兒・舉止娟好・肌理如朝霞・眉嫵間作  
淺黛色・宛君見而憐之・私謂余曰・是兒可念・君他日香奩中物也・然姬性頗厭  
鉛華・十歲即守木又戒茹素・隨余母太恭人誦佛及金剛經・晨夕不輟・已知其再  
來人矣・而余自宛君斬歿・香爐茗椀・拂拭無人・殘月曉風・傍徨四顧・暇時偶  
憶宛君前言・內人復懲慮不置・十三四即留姬隨余讀書・據此・則扣扣八歲以前  
從父受書・未入冒氏・八歲始歸冒・而小宛猶在・且不云病時語・小宛死於辛卯  
正月初二・扣扣之來侍小宛・必在辛卯以前明矣・又吳詩集覽引辟疆蘭言云・辛  
丑夏・余滯邗上時・閨中有小姬扣扣寄小箋云・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離思・余歸  
戲詢曰・那得此好句・答曰・選賦見紅蘭之受露・我僅翦卻一紅字耳・去今十六  
年扣扣化影梅庵畔黃土矣・據此・則辛丑年扣扣年止十九・則辛丑必即扣扣之歿  
年・上溯庚寅正爲八歲・故知納扣扣爲是年事也・影梅庵爲小宛葬處・故憶語以  
此命名・詳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  
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當是時・江南軍事久平

亦無由再有亂離掠奪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墳墓俱在。越數年。陳其年偕巢民往弔。有詩。迄今談清初諸家詩文集。於小宛之死。見而輓之者。有吳蘭次。聞而言之者。有龔芝麓。爲耳目所及焉。

陳其年詩集有題云。春日巢民先生擎舟約同務旃諸子過樸巢。并問影梅庵。自注題下云。庵爲董姬葬處。按其年以順治十五年戊戌始至如皋。戴務旃則以十六年己亥至。然則此詩必己亥以後之作。蓋據其年集別有將發如皋留別冒巢民先生詩。首云。憶我過如皋。太母正懸帨。是爲戊戌冬。層冰養寒屬。中云。湯餅宴未終。椒盤倏踰歲。新年戴生至。高齊日聯袂。自注。戴生務旃也。又云。荐尊六七年。華軒命予憩。吁嗟數年中。舊事不堪計。然則陳戴同客冒氏。始於己亥之春。其後六七年。其年常在如皋。或亦與戴相偕。要必在己亥以往矣。小宛之死爲正月二日。憶語共兩見。皆已見前。

林蕙堂集有輓董少君四律并序。序言。少君名白。字小宛。桃繁名媛也。中敍始末與諸家所述略同。末云。某偶遊射雉。恰值騎鶯。見奉倩之神傷。爲安仁而氣盡。此可知蘭次乃親見而輓之者。其詩第二首云。麻姑去後小姑閒。獨剩雙成又早還。似巢民尚有他姬先逝者。

結鄰集。龔芝麓與冒辟疆書。洞老至都。出示手翰。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

斷魂千古。弟於宛若如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瀟淋漓。猶  
髡鬢歡場。宣揚幽情。而今美人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嫋嫋空惺中。  
尚謂金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管幅之遭也。  
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況乎我草骨肉閨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  
方。而造物或收之。矧莫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鉗蟬鬢。與文士平分鵝  
鴨之恨。道翁其始念琉璃易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轡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  
。展之不禁雪涕。沈香觀刻。管人不是過也。諺詞二千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  
迴。霜猿三下矣。欲附數言於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勞箋採韻。絮語神傷。而  
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桂族而酌翠羽。未敢  
忘也。此知芝釐乃聞而言之者。函中涉及憶語大刻。則已在憶語刻成之後矣。  
以上紀小寃事。按年分列。曲折具備。可以掃近日粧說。

舒涇謹按：孟心叟先生文以下別記他事，無涉小寃夫人者，故略。

(54)

### 附錄三

####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中樂籍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嬌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詎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況作飄花落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稟·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嘗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識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只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蜜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囂·徒之金闕·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乘轎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

時姬又惡暑。非愛廢於炎炎。則必避之聽語之徑。一日姬方醉盡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悲情。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五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惟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別姬自西湖還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觀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裹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陞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爲寶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壹驚。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見小樓如畫圖。閒立天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鏘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藥鎬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

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旣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裹奩。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反。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度滸墅。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鑑。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獨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蓋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齊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索。雖有寶衣相襯。佻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札。責諾辱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甯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歡美。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別

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五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疁・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闇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辨・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甯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閑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袒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饑色如饑食焉・饑食者獲一飽・雖珍饈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

未厭。何也。饑德非饑色也。樓山水者十年有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60)

# 附錄四

## 董少君哀辭

吳綺 蘭次

少君名白，字小宛。桃葉名姬也。姿瓌轉玉，品貴埋金。鶴矢意於離羣，鴛有懷而慕侶。吾友辟疆，聞聲晉渡。覲面蘇臺，燈下團沙。醉眼曳留仙之帶，江邊畫槳。同心借續命之絲，乃雅韻難諳。情波更折，三生有石。遂堅匪石之心，離恨無天。欲作問天之想，轉車輪於午夜。瘦盡燈花，駕艇子以秋風。來逢月樹，遂使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命世清流，爲牽紅線。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皆歸汧國，遂爲佳婦。閒心向月，井囓紅簫。巧笑作花，同臨碧鏡。香分博士，貪燒鷓鴣之斑。書學夫人，戲問鴛鴦之字。扇松風於林下，靜影如吹。咒桃雪于庭前，天心自浣。新燈未掌，織手訝其香留。弱蕙初承，小唾疑于花亂。斯可謂獨秀青闕，恆方形管者矣。爾乃樓通西閣，琴調大婦之心。餧進北堂，羹諳老姑之性。過華亭而聽鶴，亂中存趙氏之書。入皋廡而依鴻，病裏伴龐公之坐。十年織錦，巧在緣前。五夜彈箏，韻流絃外。而驚鷗鵝之夢，果有不祥。葬鴛鳳之身，于焉速化。死而可忍，彌留叔慈之筵。去必有歸，恍惚蓮花之國。某偶遊射雉

· 惜值騎鷺 · 見奉倩之神傷 · 爲安仁而氣盡 · 雲高巫嶺 · 不遮傷逝之心 · 雨入巴  
山 · 畫是悼亡之淚 · 展銀鉤于遺墨 · 親舊日之鈔書 · 省瑤佩于生綃 · 見春風之出  
盡 · 聞其語矣 · 爲之泫然 · 姚乏八叉之才 · 聊代七哀之賦 · 青牛帳裏 · 想入夢以  
氣氤 · 紫玉墳邊 · 當歌聲而宛轉 ·

憔悴春衫杏子紗 · 潘郎二月葬梨花 · 愁能無淚天將老 · 死到多情月不華 · 拋散珍珠思  
閑掃 · 玉殘鐵撥在琵琶 · 莫言臘燭因灰盡 · 想到當年油壁車 · 麻姑去後小姑聞 · 獨  
剩雙成又早還 · 比日若教居海上 · 當年何事降人間 · 青絲有結寬腰帶 · 白玉無心認指  
環 · 地下果容長見憶 · 也應愁損舊眉鸞 · 帳中環珮望遲遲 · 腸斷春蠶死後絲 · 兒女  
何能知古處 · 英雄誰信不時宜 · 支離白月長生語 · 零落紅牋小字詩 · 莫怪東陽新病沉  
· 十年吾亦爲花癡 · 月露雲階信渺茫 · 愁人夜起合歡床 · 嬌心欲盡原非福 · 薄命無  
才或可長 · 雕玉枕沾桃瓣粉 · 纓金箱疊藕絲裳 · 癡魂不逐梨雲去 · 肯向巫山魅楚王 ·

# 附錄五

##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併引）

吳梅村

夫苗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雜皋公子。類側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譖燕婉。時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燕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逆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甯吾身死耳。遑恤其勞。已矣夙心。終焉薄命。名留琬琰。迹寄丹青。嗚呼。鍼神繡罷。寫春蚓於烏絲。荼麝香來。滴秋花之紅露。在俠事之留傳若此。奈餘哀之惻愴如何。鏡掩鸞空。絃摧雁冷；因君長恨。發我短歌。貽以八章。聊當一嘵爾。

射雉山頭一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偷將樂府窺名姓。親擊雲璈第幾儂。  
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隈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  
細縠春郊闌畫語。捲簾都道不如君。白門移得絲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  
京江詰舊木蘭舟。憶得郎來繫紫駒。淺酒未醒驚睡起。曲欄無語笑凝眸。  
青絲濯濯額黃懸。巧樣新妝恰自然。入手三盤幾梳掠。便攜明鏡出花前。

金家山破定風波。卽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增病愁多。  
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潭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  
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 又題董君畫扇

吳梅村

過江書索扇頭詩。檢得遺香起夢思。金鎖澀來衣疊損。空箱記取自開時。  
湘君浥淚染珮环。骨細輕匀二八年。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

### 古意

吳梅村

爭傳娶女嫁天孫。繞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身那得恨長門。  
萱蕙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  
從獵陳倉怯馬蹄。玉鞍扶上卻東西。一經輦道生秋草。說著長楊路總迷。  
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尚低頭。  
銀海居然妬女津。南山仍網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約。此去惟應禮玉真。  
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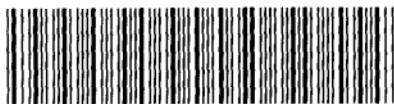
賀新郎

龔芝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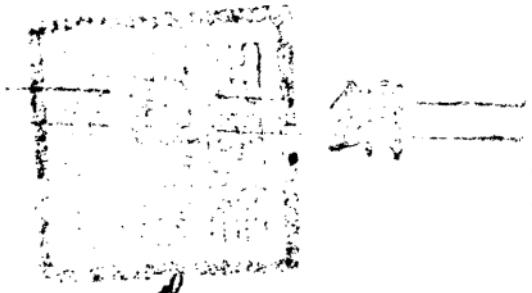
影梅菴憶語。久置案頭。不省誰何持去。辟疆再爲寄示。開卷泫然。懷人感舊。  
同病之情。略見乎辭矣。

鴈陣橫秋卷。乍凭闌玉梅影到。同心遙道。束素亭亭人宛在。紅雨一巾重泫。理不出  
亂愁成繭。騎省十年蓬鬢改。歎香薰遺掛痕今淺。腸斷譜。對花展。帳中約略芳魂  
顯。記當時輕綃腕弱。睡鬟雲偏。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音黃犬。藉模日酒年寬免  
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6407B



上海图书馆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寄費) 元

影梅盦語

著作人冒襄  
印翻准不權作有  
發行者崇德書店  
萬光書局

總發行所

重慶：林森路商業場西四號  
桂林：桂西路九十八號  
昆明：光華街五十四號  
金銀卷八號

分發行所

重慶：桂林：昆明：光華街五十四號  
金銀卷八號

萬光書局

聯營書店

重慶市圖書雜誌書處審證忠圖字第〇七二八號